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八回 伸正義鄉人呈訴狀

且說劉大人堂事已畢，才要退堂，忽見打下面走上一人，來至公堂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民是南關的地方，名叫王可用。今有南門外離城五里，有一座五道廟。這廟中死了個乞丐貧人，小的身當地方，不敢不報。現有呈報在此，請大人過目。」劉大人聞聽地方王可用之言，說：「拿上來我看。」

「是。」手下人答應，即將地方的報呈接過來，遞與忠良。劉大人舉目觀看。這清官座上留神看，字字行行寫得清。上寫著：「南關的地方王可用，大人台前遞報呈：聚寶門外五里地，五道廟，有個乞丐喪殘生。年紀約有五旬外，麻面身高四尺零，身穿藍布舊夾襖，腰中係定一麻繩。竹杖一根旁邊放，還有個，小小竹筐把破碗盛。除此並無別物件，大人台前呈報明。」忠良看罷多時會，高聲開言把話云：「兩邊快些預備轎，本府親去驗分明。」轎夫聞聽不怠慢，將轎抬來放在地流平。慌忙栽桿去扶手，坐上清官叫劉墉。執事早出門外站，大轎相跟後面行。地方當街前頭跑，說道是：「閒人退後莫要高聲。」劉大人，轎中留神望外看，兩邊鋪面數不清，緞店鹽當全都有，恰比北京一樣同。怪不得，洪武建都在此處，真乃是，龍能興地地能興龍。到而今，我主改作江寧府，一統華夷屬大清。劉大人，轎中思想抬頭看，這不就，出了金陵那座城。果然快，轎夫又步急如箭，五道廟在眼然中。不多時，來至眼前將轎住，張祿一見不消停。慌忙上前去扶手，出來清官人一名。

劉大人下了轎，轎夫將轎搭在一邊，公案設在廟前。劉大人他舉目一瞧，原來是孤零零一間小廟，四面並無裙牆。忠良看罷，歸了公位坐下，書吏三班在兩邊站立。劉大人座上開言叫作。忠良言還未盡，只聽人群之內，高聲答應：「這，小的李武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李武，你去到那廟中，將個死乞丐屍首留神驗看，有傷痕無有，回來稟我知道。但有粗心，定有處治。」是，小的知道。」作說罷，站起身形，一直進了廟內，站在那個死屍跟前，向外高聲叫道，說：「來一個人，將這地場子的衣服剝下來，好驗看。」

眾位明公，要到咱這北京城的規矩，逢死屍相驗，都是兵馬司的事情；驗傷也是作相驗。這刷屍抬埋是火夫勾子老弟兄的事情。你要到了外省，那裡來的火夫勾子？像這廝，刷屍抬埋，是地方的事情。書裡交代明白。

且說作剛叫聲「賢弟」，地方王可用手一指，說：「來了。」說話之間，也就進了廟咧。作李武又手一指，說：「快些來，將這個地場子的衣服脫下，好驗看。」是了。」地方答應，不敢怠慢，走上前來，將那個死屍拉了一拉，伸手就去解他的衣紐。剛然把大襟的紐子解開，向裡一看：只見他的懷中，掖著個一張字紙。地方一見，不敢怠慢，伸手掏將出來，就遞與了作。李武雖然的也認得幾個字，看了一看，竟不斷上面的字寫的是何等緣故。作說：「這件事，須得回明大人知道才好。」手拿著這一張字紙，翻身出廟，至公案以前，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奉大人之命，去驗看那廟中的死屍，打他懷中掉出一張字帖來咧！小的等也不知寫的是什麼言詞，回大人知道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吩咐：「拿上來我看。」這手下人答應一聲，從作手中接過，遞與忠良。劉大人拿起，舉目一瞧，並不是什麼言詞——卻原來是自己作的一首詩句。聽在下的念來：自幼生的是野流，手提竹杖過江頭。

宿晚餐風吟皓月，帶露歸來唱晚秋。  
兩腳踏遍塵世界，一生歷盡古今愁。  
從今不傍人門戶，街犬何勞吠不休？

劉大人看罷，說：「原來是個隱士高賢，何不將他留下的這首詩，啟奏當今老主的駕前，也不枉他留詩之意。」清官爺想罷，折了一折，插在那紙袋之內。

這清官看罷不怠慢，詩句插在紙袋中。這不開言叫「李武，快去廟內驗分明！」作答應忙站，起，一直又進小廟中。死屍上下瞧了個到，並無青腫與傷痕。作又，回明江寧劉太守。劉大人，聞聽把話云：「吩咐快叫王可用！」地方答應跪流平。大人說：「買口棺木盛屍首，暫且掩埋官地中。」地方答應說「知道，不用大人再叮嚀。」清官吩咐預備轎，手下人等不消停。搭過栽桿去扶手，座上賢臣賽包公。轎夫上肩忙又步，開道銅鑼響又鳴。軍牢頭戴黑氈帽，衙役吆喝喊道行。皂班手拿毛竹板，三簷傘，單定忠良劉大人。四轎正然朝前走，忽聽得：「冤枉冤哉」

不住聲。大人聞聽吩咐轎，轎夫答應把步停。四轎放在流平地，忠良在，轎內開言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快把喊冤人帶過！」手下之人應一聲。不多時，帶進公差人一個，大轎前邊跪在塵。

眾公差把喊冤之人帶過，跪在轎前。皂班張炳仁在一旁打千，說：「回大人：小的們將喊冤之人帶到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在轎內一擺手，皂頭張炳仁站起，退閃在一旁。賢臣留神向轎外觀看。

這清官，轎內留神往外看，目視伸冤告狀人：年貌不過二旬外，身上襤褸苦又貧。五官端正長得好，就只是，天庭特灰主勞奔。雖然眼下時未至，將來有日定鵬程。則見他，跪在轎旁身不動，呈詞一張手中擎。大人看罷開言問：「你有什麼冤屈快講明，竟敢攔轎把冤伸！真真可惡休怠慢，快些實訴莫消停。」喊冤之人聞此話，說「大人在上請聽真：小人因為不平事，人命關天非小可。素聞公祖如明鏡，亞似龍圖包公，所以才敢攔轎告，大人冤枉把我容。公祖要問因何故，大人瞧狀自然明。」忠良聞聽說接來看，手下之人不敢停，接過狀子向上走，大轎旁邊站身形，兩手高擎轎內遞，劉大人伸手接過看分明。上寫著：「具呈民人名吳旺，家住此地府江寧。我有個，族中當家也在此住，他住在，上元縣東邊那條小衙衙。地名叫作翠花巷，卻原來，兄弟兩個一母生。兄名吳祥賣綢緞，貿易長在北京城。弟名吳仁是舉人，候選知縣有前程。誰知他，人面獸心真畜類，衣冠禽獸一般同！半夜謀害親兄去，家財獨佔他一人。昨日出殯埋在墳內，他說暴病喪殘生。望求大人懸明鏡，速拿囚徒定罪名。」劉大人看罷開言問，說「吳旺留神聽說明。」

劉大人向轎外開言，說：「吳旺，吳仁半夜謀害他的兄長吳祥，你怎麼知道？從實說來！」吳旺見劉大人這個話問得厲害，在轎前叩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有個下情：吳祥自從北京貿易回來，是九月初二日到家中，並無災病。昨日二十七的晚上，小的還與他飲酒，言講買賣的事情，他還說明日二十八日我還有件事，托小的給他辦一辦。有二更天，我們倆才散的，他就回家去咧。到了第二日，小的去到翠花巷吳祥的家去看，剛然到他家的大門口，只聽見裡面嚶嚶痛哭。小的一問吳家管事的張興：『因何事一家痛哭？』張興見問，說：『我家的大爺，昨日晚上有二更多天回的家，忽然得了個暴病而亡，所以痛哭。』小的聽這個話，心中似信不信。那有這樣怪事？」

我想了想，何不進去一看，便知真假；再者呢，我們又是一家子。小的就進去咧。到了裡面一看——回大人：實在令人可疑。」劉大人問，說：「吳旺，有什麼可疑之處，從實言來。」

吳旺見問，說：「大人容稟。」

只見吳旺開言叫：「大人在上請聽明：小的到裡邊留神看，明是其中有隱情。就是暴病將命喪，也不該，天亮就用棺木盛。大人想，九月天氣不算熱，走馬入殮理不通。

三天出殯就入土，怕的是旁人看破有討保。明明謀害親兄長，我小的，捨命前來把狀呈。如若死鬼逢好死，小的情願領罪名；死鬼若不是逢好死，望大人，速拿吳仁定口供。」吳旺說罷將頭叩。劉大人，轎內開言把話云：「但不知，吳宅墳塋在哪裡？離這腳下有多少程？」吳旺見問尊公祖，貴耳留神請聽明：「吳宅墳塋不算遠，向西去，二里之遙還有零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引路頭裡行。本府到你墳塋觀動靜，然後再，把舉人傳來問口供。」

但有一字虛言假，妄告良人罪不輕！」吳旺答應忙站起，翻身邁步頭裡行。執事大轎跟左右，逕奔吳宅墳塋行。二里之遙來得快，留神看：一片鬆林眼下橫。吳旺又在轎前跑：「回大人：這就是吳宅那座墳塋。」大人聞聽吩咐住轎，攬子上的答應把轎停，慌忙站住，大轎擱在地流平。

內廡上前去扶手，轎夫栽桿，這才出來幹國卿。劉大人慌忙上前走幾步，來至那，墳塋以外站住身。則見那：松柏栽列墳左右，走道全是磚砌成，方圓大概有十畝，還有那，祭台石一塊在正當中。墳頭不過六七座，這內中，倒有一座是新墳。劉大人看罷開言叫：「陳大勇和張炳仁，快些前來聽我把話雲！」